

## 第一章 想欺她沒那麼容易

「娘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一個稚嫩的聲音響起。

「去莊子上。」

馬車轆轤地往前走，從喧嚷的鬧市中一路往南邊走去，沿路上是小販的叫賣聲，以及令人垂涎三尺的燒餅香、豆腐腦香，還有剛出爐的三鮮肉包、蔥大餅……

一陣陣的香味不斷從車窗外飄進馬車內，其餘的紛紛擾擾似乎與車內的人無關，馬車慢慢駛遠。

一匹老馬拉著一輛毫不起眼的馬車，速度也就比老牛拖車快了些，緩緩經過一隊官兵守衛的南門向城外而去。

馬車不大，卻坐了五個人，正確來說是兩個十三、四歲的丫鬟，和兩個四、五歲的年幼孩子，真正能出主意的只有一個婦人。

婦人有一張蠟黃的臉、略顯消瘦的身子、微帶凹陷的雙頰，看來神色不佳，乾裂的嘴唇微微發白，像是大病初癒的模樣，仍有些病態和憔悴，一副好似風吹就倒的孱弱樣，令人憐惜。可是那一雙清湛的眼眸透著一抹與外表不符的銳利，明亮而剛毅，充滿湖水般的清冽。

半個月前，她還是個半死人。

因為丈夫的死訊傳來，她以死殉節，上吊了。

雖然被人救了下來，卻昏昏沉沉、不省人事，要死不活的拖著，連累一雙兒女骨瘦如柴，差點一命嗚呼。

十天前，原主陳婉娘終於撒手人寰，沒人知曉她在半夜斷了氣，在胸口不再起伏的一刻，來自二十一世紀的女檢察官羅琉玉穿越了過來。

她睜開雙眼，看到古色古香的紅木古床、繡著精緻花鳥的垂帳，以及略有霉味的棉被蓋在身上，她訝異極了，不知身在何處，第一時間還以為自己是被綁架了，送到某個不知名的鄉下地方，好向她家人勒索贖金。

她家確實是有錢人之家，雖然她只是領死薪水的公務員，可往上數三代大多是吃公家飯的，出身不俗。

她爺爺是司法事務官，叔伯兄弟皆是從事與法律有關的工作，遍及海內外，個個都是各自領域中的翹楚，一代代的累積財富，傳到她父親手中已是一筆資產，加上她父親擅於理財，銀行存款簿上的數字不斷往上攀升，家產越發豐厚。

羅家的人不看重財物，不然也不會從事這類薪水固定的工作，除了她大哥是收入甚豐的律師外，她父親是公正不二的法官，母親是與他形影不離的書記官，大姊則是檢察事務官。

一家都是法律人，看待律法最為嚴謹，受到家風影響，羅琉玉打小就對法律特別偏愛，家裡的書房內一整排書架全是和法律有關的書籍，她中學時就看完厚厚的六法全書，甚至能將內容倒背如流。

不用說，大學她是第一名考進法律系，一路完勝到畢業，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，後來順利的考上檢察官，又順風順水的成為這一行的佼佼者，被她送進牢裡的犯人不計其數。

她絕不允許作奸犯科的人逍遙法外，因此不計辛勞的查案、搜證，不放過一絲蛛絲馬跡，上山下海的追查，只為了將真凶緝捕歸案。

因此在司法界之中，她又有「拚命三娘」之稱，意指她是豁出命辦案，不計任何代價。

想當然耳，她的勿枉勿縱自是得罪不少人，不論是道上的兄弟或是白道的人士都視她為眼中釘。

由於太容易樹敵，所以羅家有條家規是羅家人自幼都得習武，學防身術、柔道、跆拳道、劍道、太極拳、太極劍之類。

羅琉玉最懶，因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最得寵，故而她只學了十字弓和射擊，還會點防身術，但成果也不凡，除了是十字弓和射擊協會的榮譽會員，也不時會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。可是這些技能到了陳婉娘身上全都不管用了，這是一名深宅內院的小婦人，性格端莊賢淑，講究以和為貴，生有一兒一女，卻與丈夫聚少離多。陸府中大小事皆由她婆婆打理，但是征戰在外的公公過世後，婆婆也一病不起，不久後尾隨公公而去。

原本還有個大嫂持家，只是大嫂生了兩個孩子，都是女兒，並不得祖母的喜愛。

因公公那一輩只有兩兄弟，公公一死，剩下二叔，祖母偏心，便將管家權交給二房。

陸家二孀一接手家務，自是不遺餘力打壓長房，那時陳婉娘的丈夫陸東承還在，陸二孀多少留點餘面，頂多遲發月銀、炭火，在飲食上稍為苛刻了一些，不敢太過分，畢竟陸東承在國子監苦讀，準備考科舉。

武將之家能出一名文人挺稀奇，陸東承倒是讀得不錯，有望進一、二甲。

因為打仗，陸家死了太多人，以致於人丁日漸凋零，所以太房父兄並不希望其他家人再走這一條不歸路，故而全力栽培陸東承。

只是世事難料，就在陸東承赴考的前三個月，陸續傳來父兄的死訊，陸家軍三萬軍士群龍無首，皇帝下令陸家再派人遠赴邊關，代替戰死的陸家父子領軍。

本來應該是身強體壯的陸二叔上場，正值壯年的他會是最好的人選，兵部也屬意由他帶兵上陣。可陸二叔怕死，不想當陸家第三個殉國之人，於是故意從馬背上摔下來，傷了腿腳，把文人出身的侄子往前推。

陸老夫人在兒子與孫子之間抉擇，居然同意讓孫子去送死，讓陸東承披甲出征。

這一舉動令不少人垢病，可陸二叔腿傷了，確實不宜上路，逼得陸東承丟下才懷有身孕不過數月的妻子，連夜披上戰甲趕赴戰火正熾的沙場。

長房的成年男丁一不在，二房態度立時變得囂張，不時以言語刺激新寡的陸大嫂，還想貪了人家的嫁妝，忍無可忍的陸大嫂在給丈夫守了一年孝後，便帶著嫁妝和女兒回娘家，與陸家再無往來。

聽說沒多久陸大嫂就再嫁了，兩個女兒留在娘家，她把當初的嫁妝給了女兒一半當日後的陪嫁。

羅琉玉是從服侍的人口中問出這些情況，不然初來乍到的她兩眼一抹黑，哪曉得這陸家裡的彎彎繞繞，如今只能靠著這些旁敲側擊得來的消息，盤算下一步該怎麼走。

以她身為檢察官多年的辦案經驗，不消幾日便摸清了府裡深淺，也曉得陳婉娘的身世與在府中的地位。

只是，看過無恥的，沒想到還有更不要臉的。

陸東承在戰場上中槍落馬，儘管他的屍首仍未找到，但大約凶多吉少，皇上感念陸家大房一家三口為國犧牲，便追封他為虎威將軍。

原本這個封號是要傳給陸東承之子陸錦年，但陸二叔以侄孫年幼，難以擔當將軍府重任為由，

接了旨後，宣稱在侄孫成年之前，將軍府由他這叔公代管。

陸二叔嘴上說得好聽，但虎威將軍府的牌匾剛一掛上，他就立即翻臉不認人，厚顏無恥地污蔑陳婉娘偷人，指稱這些年陸東承都在前線打仗，她三歲大的女兒分明是姦生子。

如果是原主可能就認命了，因為她早沒了娘家，丈夫一死更失去依靠，面對凶神惡煞似的陸二叔，以及言語惡毒的陸二孀，恐怕唯有一死了之，以表清白。

陸二叔以家主名義寫下休書，要將陳婉娘休棄，讓她淨身出戶，二房早先已經貪下她名下的許多陪嫁，這一次更是要悉數佔為己有，同時也把她賠錢貨女兒一併掃地出門。至於小侄孫，五歲的孩子能懂什麼事，過個一年半載把人弄死了，陸家的一切就會全落到二房的手中。可惜，無論陸二叔的算盤打得再響，他碰上的卻不是懦弱的陳婉娘，而是從二十一世紀穿越而來的羅琉玉，那封休書被她當場撕個粉碎。

雖然她沒有陳婉娘的過往記憶，但就她打探到的內情，女兒確實是陸家骨肉。

四年前，陸東承曾回京一趟，除了探望出生不滿周歲的兒子，還為父兄辦了一場水陸法會，為時七天，前後耽擱了十日，期間小夫妻有同房，陸東承走後月餘，陳婉娘便發現有了身孕。她沒見過陸東承，但聽說女兒神似其父。

陳婉娘剛懷孕那幾個月，陸二叔也曾以此為由想將她趕出去，但陳婉娘咬牙苦撐，不讓他得逞，挺著大肚子直到生產，孩子一出生，大家就啞口無言了，因為孩子與陸東承實在太像，讓人無法再潑髒水，陸二叔才恨恨作罷。

沒想到此時他又重提此事，以為陳婉娘再無靠山，只有任他擺佈的分。

「娘、娘……」

耳邊聽著軟軟的泣聲，回過神的羅琉玉看向小臉發白的兒子，手腕一抬，輕輕往他髮色偏黃的頭頂撫去，看得出這孩子有些營養不良，不只是他，一邊的小女兒明明三歲了，卻瘦弱得有如不足兩歲的娃兒。

女孩眼神惶恐的靠在她懷中，因瘦得見骨，顴骨高高突起、面頰無肉，顯得一雙眼睛特別大。突然多了一雙年幼兒女，羅琉玉有點不適應，不過她調適得很快，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有兩個血緣至親，至少不寂寞。

「別擔心，有娘在，娘不會離開你們的。」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既然老天爺要她來到這裡，那就順天而行了。

「娘，我們被叔祖父趕出來了嗎？」年哥兒拉著母親的手不放，顯然是害怕被母親丟下。

雖然他還小，可是聽得懂身邊人的閒言閒語，叔祖母也不時用話嚇他，像大伯家的兩位姊姊就是被親娘丟下，養在外祖母膝下卻過得不好，常常被表兄弟姊妹欺負。

他怕娘也跟大伯娘一樣丟下他們再嫁人，那樣他和妹妹就沒娘了，恐怕會成為四下乞討的小乞兒。

「不是趕，是我們自己離開，那個烏煙瘴氣的地方住久了會生病。」她下意識撫撫頸子，一道淡淡的淤痕尚未完全褪去。

剛醒過來的她四肢無力，猶如重病一般，連翻身都無法自理，渾身的藥味和酸臭味，這樣的情形持續了三天。

有一天夜裡，她餓得實在受不了，忽然覺得小指發癢，好像有什麼濕濕的，就發現一隻耗子正在舔她的手指，本來看起來無精打采的耗子忽地精神十足，上蹦下跳，活潑了起來，好似

喝了什麼神水一般。

她一向很有研究精神，隔日小指再有異狀時，她也不便宜耗子了，用盡全身氣力把指頭湊進嘴巴，驀地，有股清涼的氣味流進口中。

就兩滴，不多不少，微甜、略冷，似從石縫中汨汨而出的甘泉，能生津止渴，還能消除身體的不適。

神奇的是，她隔天就能起身下床了。

她立刻讓人提了一桶熱水來，將全身上下清洗了一遍才舒坦。

接著她每日就等著指尖甘露的出現！靠著那神奇的甘露，原本她虛弱的身子一日日的康健起來，元氣也恢復不少。

本來看她快死的陸二叔還打算大發慈悲留下她，省得弄髒自己的手，反正等她一死隨使用一坯黃土埋了，兩個小的還不隨他處置。

哪知她不但沒死，還開始整頓起長房的院子和私房，把兩個孩子帶在身邊照顧。

眼看著她的氣色越來越好，陸二叔的臉色越來越陰沉，索性出個狠招一勞永逸，叫她再也翻不了身。

休書，便是他的下流招數。

一名棄婦就無法再跟他作對，而一離了陸家，她也只有死路一條，就算陳婉娘不死，他也會想辦法弄死她。

「娘，我們不回去了嗎？」年哥兒眼中蓄著兩泡淚，要掉不掉地在眼眶打轉。

「回去做什麼，那裡已不是我們的家了。」離了陸家，她頓感輕鬆了許多，不用再提心吊膽被認出她不是本尊。這樣的結果反而是她樂見的，離了熟悉陳婉娘的人重新開始，她才不會露了馬腳，惹來麻煩。

車上的兩個丫鬟和車夫都是新買的，連破馬車和老馬也是撿便宜一併買下，陸家的下人她一個也沒帶，他們不願跟著她吃苦，正中她的下懷，畢竟她也不相信他們，不能同心的留著何用？何況那些人的賣身契也不在她手上。

車夫叫二牛，身高壯實、皮膚黝黑，有些呆傻，反應也遲鈍，好在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。

他妹妹四喜跟他差不多，都是呆呆愣愣的，但是羅琉玉看中的便是他們的耿直，一旦認定了便終身不改，即便兩人都是大食量，一頓飯要吃掉半桶。

由於兩個人的名字都有數字，她把另一個原名叫翠花的丫鬟一道改為三桐，這樣一來，二牛、三桐、四喜，念起來很順口。

「那爹呢，我們不等爹回來嗎？」年哥兒急切的問，深恐爹爹會找不到他們。

目光一閃，羅琉玉思索著該用什麼方式開口才不會傷了幼小孩子的心。「你爹他……不回來了，就剩我們娘仨相依為命了。」

「為什麼不回來，我給爹寫信，他說他快回來了，到時候還要教我讀書寫字。」小男孩對父親相當崇拜，即使他壓根記不得親爹的長相，依然對父親有所眷戀。

年哥兒三歲便已啟蒙，三字經、千字文都學過，識得不少字，不過書寫能力有點差，寫出來的字歪七扭八。

「以後娘教你練字習文，咱們不拿刀動槍上戰場打仗，你爹只剩你一個獨苗苗，你要平安長大。」陸家長房就剩他一個男丁了，她總不好讓人家斷了香火，無人祭拜。

拜她爺爺那個舊時代的老古板所賜，他崇尚以字品人，要求家中小輩一能拿筆就要用毛筆練習寫字，把他們幾個孩子折磨得叫苦連天。她在耳濡目染下也寫了一手好書法，隸書、小篆、楷書、顏體柳體等都不是問題。

「爹不行嗎？我們不要爹了嗎……」他說著說著，就哭了。

一見孩子眼淚直流，羅琉玉面露苦笑，「你爹死了，他先不要我們的……」

男人為了名聲和家族興衰，真的是不管不顧，他一個文人憑什麼衝鋒陷陣，人家不拿他當冬瓜砍才怪。

便宜兒子、便宜女兒，再加上便宜丈夫，她一穿越過來當娘又當寡婦的，不帶這麼玩人的，這場穿越根本是坑人。

「爹死了？」年哥兒兩行淚掛在臉上，茫然不解。

「是的，戰場上刀劍無眼，任何人都難逃一死，你要記得，往後一見到人拿刀拿槍就趕緊跑，別傻乎乎的往上撞。」她趁機做起機會教育。

他頭垂著低低的，沉浸在沒了爹的悲傷中。

看著兒子眼睛紅通通，無聲的抽噎，羅琉玉不忍心的摸摸他的頭，「若不是你爹死了，你叔祖父怎麼敢趕我們出府，因為我們長房沒頂天的男人了，他才看我們一堆婦孺好欺負，要不咱們怎會受人欺凌？」

「娘，我會很快長大的，妳等我代替爹頂門戶。」他小小志氣大，日後要照顧娘親和妹妹。她一笑，「好，娘等你長大。」

羅琉玉嘴上這麼說，心卻知等到那時候只怕黃花菜都涼了，靠人不如靠己。養兒防老的觀念已經過時，在她的觀念裡，孩子便是一個個體，羽翼一豐就能飛了，天南地北任翱翔，還是靠自己最實在。

「我也給娘頂門戶。」另一道軟綿綿的聲音輕輕的應和，蓮姐兒揉著愛暈的眼，強撐著不睡。娘仁一早就從將軍府出來，景物依舊但人事已全非，正經主子卻淪落到無家可歸。

說穿了，將軍府是年哥兒的，他才是一府之主，但是他現在太小了，無法自己爭取，只能任陸二叔鳩佔鵲巢。

「乖，蓮姐兒睡一覺，等睡醒了我們就到了。」

京城居大不易，他們只能往城外去。而且為了讓兩個小的平安長大，遠離對他們母子別有圖謀的陸二叔才是上上策。

年哥兒是長房嫡孫，將來繼承將軍府是天經地義，誰也說不出一個「不」字，而她手中還有一些銀兩、莊子、鋪子，光這些就足以叫二房想將他們除之而後快，所以她才想帶孩子走遠些，至少在幾年內不要引人注意，等她能在這片土地站穩腳步，到那時，二房吞下去的東西都得吐出來。

「娘子受人欺凌？」是反過來吧？雖然她入將軍府沒幾天，但娘子將撕碎的休書往陸二老爺頭上灑時的剽悍，只怕連土匪見了都要膽寒。

「嗯？三桐說什麼？」羅琉玉耳尖得很，即便三桐咕嚕得這樣小聲都聽得見，畢竟馬車內的空間太小了。

三桐身子坐正，面容全無嘻笑，忙道：「沒有，奴婢沒開口，可能是一時打盹的夢話。」

她是識時務的人，雖然不是很服氣新的主人，但人要能屈能伸，既然被買了就要以主人為尊。

「要不是妳身手還不錯，我可看不上妳，日後給我看好少爺和小姐，不要有太多想法，不然哪裡來的便往哪裡去。」

「是。」她訕然。

「娘子？」

小小的莊子不大，從小路進去，只見一座二進院子，前院是收拾平整的曬穀場、一間正屋，正屋兩側各有兩間房，相連的房子可以住人，右邊靠外那間是廚房、左邊最裡一間則是柴房。正屋的兩邊是東廂房和西廂房，一邊是下人房，一邊則是放糧食和雜物，前院主要是住著莊頭一家七口人。

第二進院子則有一口井，洗滌、用水都方便，除去丫鬟的住處，也就三間稍大的房間，這樣擁擠的小院，大戶人家的家眷肯定受不了，不過羅琉玉一行人才六個，二牛是男人自然是住外院，將雜物間收拾一下就能夠棲身，三桐、四喜是丫鬟，合住後院那間下人屋，兩個怕生的孩子與母親同住一屋。

仔細一算其實挺寬敞的，還空出兩間屋子，以後若有其他用途也能拿來使用，羅琉玉對此很滿意。

而莊子四周是約五十畝的田地，這時正值秋收季節，稻穗重得快垂地，黃澄澄的一串，讓人看了就感到豐收的喜悅。

這些都是她的，是她娘生前留給她的嫁妝。

只是，有人似乎想欺主，不把她放在眼裡。

「怎麼，眼睛長在頭頂上，不認識我？」她在陸家被人欺是逼不得已，如今螻蟻一般的工頭也想裝傻背主嗎？

「妳說妳是莊子的主子，妳就是嗎？前兩天將軍府的馬管事才來告知要收糧了，叫我們把收好的糧食往將軍府裡送。」蔡莊頭一臉鄙夷，剛剛讓他們強闖進來，這會兒十分不服氣。

「你是指馬有才是吧！這是我們的莊子、我的地，連你們都是我的，沒有我的同意，誰敢動一絲一毫？」看來是需要整頓整頓了，沒主子的米倉都養大了肥胖的老鼠。

聞言，蔡莊頭的方頭大臉為之漲紅，「妳、妳已經被將軍府休棄，不再是將軍府的少奶奶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你也不看看這莊子是記在誰名下？」她面上帶笑，但眼中透出絲絲寒意。

「妳……妳這是反了……」看她若無其事的談笑風生，蔡莊頭反而沒了氣燄，少了失前的猖狂。

「三桐，告訴他我什麼時候被人休棄了？」

「我家娘子不是被休，而是和離，在京兆府衙門那裡是錄入了文書。」三桐小身板一挺，氣勢如虹。

「京兆府衙門？」一聽這個名號，蔡莊頭頓了一下，面上多了一絲驚懼。

「也就是說，從此陸家與我各走各的路，屬於我的嫁妝還是我的，你們是從太傅府出來的，一樣是我的陪嫁。」主子仍是同一個，沒得換，不管她落難了，還是吃不上飯，他們都是她的奴才。

因陳婉娘出生時是難產，她的生辰便是親娘的忌日，因此不得其父喜愛，她是由祖母一手帶

大。

陳太傅在元配死後一年再續娶，他原本對女兒就不關心，後妻進門後，他更是對前妻之女看不入眼，數次藉故責罰，甚至有一回想將陳婉娘推入湖中，幸虧有祖母護著，她才沒有死於非命。

長大後，繼母起壞心眼，想把她嫁給吃喝嫖賭無一不沾的娘家侄子，好謀奪其母的嫁妝。

這一次陳老夫人當機立斷為孫女覓了一門親事，便是陸家。

一年後，陳老夫人在睡夢中過世，剛坐完月子不久的陳婉娘帶著幼子奔喪，卻被繼母以她非陳家人為由轟走。

可因果自有報應，她這一趕反而給陳婉娘一條生路，因為不是「陳家人」，所以當陳家遭逢災禍時，陳婉娘才得以躲過一劫。

當今聖上幼時不得志，生母早逝，他在宮中生存困難，因其母趙妃與陳老夫人是閨閣好友，因此他一有不順心便往陳府跑，有時一住十天半個月，與陳父成為莫逆之交。

當年的爭儲，幾個有望稱帝的皇子都相鬥死了，唯一沒能力爭鬥的他反而脫穎而出，在先帝死前被立為儲君，登基為帝。

因著有幼年情誼，陳太傅得到多大的好處，當初皇帝一上位便封他為太傅，讓他教導眾皇子們。可惜他一下子登天，太過得意忘形，忘了君臣有別，不知不覺中他踩了皇上的逆鱗猶不自知。

在陳老夫人死後半年，陳太傅又口無遮攔的直戳皇帝的心窩，這一回沒有陳老夫人護航，皇帝氣極之下，也不管昔日情誼，下旨罷官，令陳家人流放嶺南十年。

旨意一下，陳家人都傻眼了，一世富貴化為烏有，所有人都跪在宮門前哭喊。可他們不是求情，而是大罵皇上忘恩負義、狼心狗肺，陳家人一心扶持他上位，他卻鳥盡弓藏，不念舊情。本來只流放十年，遇到大赦，他們還有可能回京，這是皇上仍念著陳家一份情，不想趕盡殺絕。可是陳家人找死又能怪得了誰，這些大逆不道的話一出，家產全得充公，十年的流放改成三代，陳家人都得老死嶺南。

這一來，陳家徹底完了，唯有陳婉娘逃過一劫，陳老夫人生前為她安排好一切，她帶走的嫁妝也歸她一人所有，其他人不得掠奪。

只是公婆過世，由陸二叔、陸二嬸當家作主，陳婉娘的十幾個鋪子被佔去一大半，後來鋪子、田地、莊子都被悄悄過戶，眼下她手中就只有剩下這個莊子和五十畝土地了。

偏偏遇上不長眼的莊頭，本是她的陪嫁卻偏向陸家二房，將莊子的收益一分為二，一半上交到陸二叔手裡，一半中飽私囊，卻反過來欺瞞不善農事的主子，說年年遭災，要陳婉娘拿銀子貼補，兩頭賺。

這會兒仗著有陸二老爺當靠山，先聲奪人，以為橫一點就能把人嚇走，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凡事吞忍、委屈求全的原主，而是來自異世的一抹悍魂，羅琉玉什麼都吃就是不吃虧，人欺她一尺，她討回一丈。

「開什麼玩笑，我們明明是陸家的家僕，怎麼會是妳的人？妳是曬多了日頭，發暈了吧？」蔡莊頭死咬著不鬆口，自認是陸家下人。

「是嗎？」羅琉玉嗤笑一聲，真好，好極了，她現在就缺一隻雞來殺儆猴，這莊頭自個兒送上門就別怪她狠心，不給他留路。

一聽那一句冷冷的「是嗎」，蔡莊頭心頭大力跳了一下，不自覺地看向他的胖婆娘和兒女。

「妳趕……趕快走，別惹怒了陸家人……」話到一半，眼看著羅琉玉拿在手上的東西，他兩眼睜大，喉嚨像被掐住似，喉頭髮苦，四肢像凍結般沒法動彈。

「識字吧，看出這幾張賣身契是誰的嗎？」跟她來橫的？她不吃這一套，她鐵血檢察官的名號可不是讓人喊假的。

看到七張自家人印上指紋的賣身契，血色驟失的蔡莊頭嚇到不行，連連後退了好幾步。

不過看到三個壯實的兒子，和一個頂十個的凶婆娘，被嚇跑的膽子又回來了，臉一橫，凶相外露，對方又是孩子、又是女人的，哪有他們拳頭硬，說兩句狠話就能壓制了。

「少奶奶，我們是靠天吃飯的小老百姓，妳別想拿了幾張紙就想唬人，我看了這根本像假的，妳就不要給自己找難堪了。」他邊說邊向兒子、女兒們使眼神，仗著人多欺負人少。

「看來你是想搶嘍！」果然撐死膽大的，餓死膽小的。這些勢利惡僕，看她無權無勢了，便想把她當小母雞宰了。

「呵呵……狗急跳牆，是妳太不識趣了，休怪我……」莊子是他的，誰也別想來搶。

「四喜，妳家主子腿酸，搬張凳子給我坐。」看來她不給對方來個下馬威，這賤僕不知天高地厚。

「是。」四喜憨憨地看看左右，忽然瞧見一旁有塊準備當柴火劈開的木頭，將近百多斤，她像是拎了一顆棗子似單手拎起，走到主子身邊放下，地上連點灰塵都不揚。

四喜不但吃得多，力氣也大，她跟二牛是蠻力兄妹，兩人輕輕鬆鬆能拔起一棵幾丈高的百年老樹，還能在手上轉圈玩。

「啊，她……她怎能搬得動那大木頭……」見狀，蔡莊頭偷偷地吞了一口涎液，冷抽了口氣。羅琉玉笑著坐下，她的一雙兒女覺得好玩也紛紛想爬到木頭上，可是腿短爬不上來。

一旁的三桐便一隻手拎兩個，不費氣力地將人拎上來，小兄妹笑呵呵的趴在母親身上。

看到三桐的舉動，再瞧瞧她瘦小的身形，蔡家人真的有見鬼的感覺，背後一陣一陣的發涼。

「我再問一次，你是陳家人還是陸家人？」羅琉玉拍拍女兒的手，又撫撫兒子的頭，讓四喜給兩人餵水喝。

「這……」蔡莊頭遲疑了一下。

「二牛、四喜，把人丟進柴房關著，叫人牙子來把人賣了。」敢擋她的路就要有絕對的自覺，牆頭草通常死得快。

「是。」

二牛摩拳擦掌，四喜扳扳手關節，兩人一副躍躍欲試的表情，他們最喜歡把人往遠處扔，特別好玩。

「哎呀！不要呀！你們想幹什麼，放、放手，這裡是有王法的地方，哎！痛……痛……骨……骨頭斷了……妳……妳不能把我們關起來，我要報官……」

被摔得鼻青臉腫的蔡家眾人哀哀直叫，面色驚恐。

「說你們傻，你們還不信，京兆尹是陳家老爺的學生，雖然他老人家被流放了，總有幾分番情分在，我家娘子上門去說上兩句，總會給些面子吧！」當官的多少有些裙帶關係，過去陳太傅之所以目空一切，是因為他門生眾多，當年一出事就有一半的官員求情。

「嘖嘖……你們該瞧瞧前幾日我家娘子給陸二老爺吃的排頭，陸二老爺那個灰頭土臉呀，簡



直叫人不忍睹！」三桐說得口沫橫飛，好不得意。

當日陸家二房想以一紙休書逼走羅琉玉，不想羅琉玉當場撕了休書，還直接拿了一張狀紙狀告陸家人貪了她的嫁妝，一份嫁妝單子互相比對，果真少了不少陪嫁品，京兆尹於是勒令陸家人得歸還短少的嫁妝。

陸家二房自然拿不出來，因為早就用掉、賣掉了，甚至有的換成銀子充當私房。

最終，在公堂之上，兩方各退一步，孩子歸羅琉玉，陸家不得討還，而陸家可以不還已賣掉的鋪子和莊子、田地和花掉的銀兩，至於其他陳婉娘名下所有的私產，自然要帶走。

陸二老爺一咬牙同意了，認為她翻不出天，誰知沒一會兒，當舖來了人，把羅琉玉院子裡能賣的東西全死當，譬如紅木大床、紫檀木博古架、黑檀木桌椅，值錢的字畫、古董、花瓶、藥材、皮毛等等，甚至連院子中的花花草草，連同百年樹木一併典當，瓦片也拆下來賣錢，整個院子頓時滿目瘡痍……

連將軍府的主子都奈何不了她，蔡莊頭充其量也不過是體面了點的奴才，又有什麼能耐與之抗衡？

## 第二章 草叢裡的男人

「臭女人，叫妳抬一抬手放過我是聽不懂人話呀？也不過是殺一、兩個人而已，有什麼好大驚小怪，我們是在造福人群，減少人口爆炸的問題，妳不感激我們還來找碴……」

「法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說的殺一、兩個人是造成兩個家庭的破碎，令他們的親人傷痛，我身為檢察官就有保護人民的義務和責任，要還他們一個公道……」對她來說，犯罪的人必須受到制裁，否則只會有更多的受害人。

羅琉玉站在司法的這一邊，自然要為無辜者伸張正義，不辜負國家賦予的權限，將所有壞人繩之以法。

「什麼法網恢恢，用鈔票去砸就破了，我警告妳，姓羅的，不要老是把正義掛在嘴邊，要是妳不配合，就別怪我們兄弟請妳去喝茶……」喝閻王茶。

羅琉玉不屑的冷笑，「你敢威脅檢察官？」

「是不是威脅，我們走著瞧。」下識相的女人。

為了辦案，羅琉玉從不肯妥協退縮，即便連連接到幾封死亡威脅信件，不當一回事的她照樣在警方的保護下日日出外查案，終於在辛苦了半個月後，找到足以定罪的線索，她將資料整理好以電腦送件。

這一天，屋外下了點小雨，她和同事們吃火鍋慶祝，散伙的時候都快凌晨一點了。

那時候她獨自開車回家，中途停紅燈時接到哥哥的來電，她順手開了免持接聽，當下聊了起來。

「怎麼這麼晚了還沒回來？是不是喝酒了，要不要哥去載妳……」哥哥語氣中有著擔心和不快。

「不用了，哥，我快到家了，再二十分鐘就到。我是執法人員，不會知法犯法，當然不會酒後開車……」

「那就好，爸的生日快到了，我們決定為他舉辦一個家族聚餐，到時我擬名單，妳負責聯絡，妳姊安排餐點，還要訂購一個七層高的蛋糕，把爸的同事也找來，他一定會很高興……」

「好呀！我的人緣比你們好，肯定是……啊！有插播，我接一下，哥你在線上等一等……」

她輕按通話鍵，電話接通，剛喂了一聲，手機另一端傳來低沉的笑聲。

「妳死定了。」

什麼，誰死定了？

莫名其妙，吃飽撐著的惡作劇實在太多了。

剛一這麼想，她就感到車子後頭一陣劇烈的碰撞，架子上的手機因撞擊力太大而摔向副駕駛座，她被撞懵了，第一反應是伸直手臂去按手機通話鍵好和哥哥報平安，卻全然沒注意到打滑的車身跑到對向道路上，而前面一台大型聯結車躲避不及，直接撞了上來……

「哥，我撞車了，車牌號碼是……」

「琉玉！」

只聽見一聲巨響，眼前一黑，羅琉玉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，她的那輛紅色捷豹在深夜中被輾壓成廢鐵，鮮紅的血液流滿一地。

當她哥哥到了現場，只看到一團模糊的血肉，幾乎看不清妹妹昔日的面容，他嚎聲一起，跪地落淚。

妹妹——

羅琉玉驀地睜眼，由睡夢中驚醒，耳邊彷彿聽見哥哥嘶吼的哭聲，她鼻頭一酸，眼中有著不捨的淚光閃動。

她死了，在另一世。

而真正的陳婉娘也死了，所以她來了。

生與死是那麼接近，叫人匪夷所思，她居然會變成另一個人，兩個人容貌、身形如此的不同，卻能契合，好像是打造好的容器，她一穿越過來幾乎沒有什麼不適。

一生一死、一死一生，這未免太不可思議，她還是有點難以置信，常常覺得成為陳婉娘的這一生好似是在作夢。

一隻小腳丫往她腰上一跨，羅琉玉轉頭看向睡得像頭小豬的女兒，嘴角微微往上彎，輕手輕腳的把女兒的小腳拉下來放回去。

原來她還真適合當母親，看著兩個孩子一聲一聲的喊著娘，她覺得自己彷彿真的是他倆的娘，不知不覺中付出關心和憐愛，彼此間有了親情的聯繫。

「娘，妳要去哪裡？」揉著惺忪眼睛，年哥兒拉住羅琉玉的袖子，止住她下床的動作。

「小孩子多睡點才會長大，你閉上眼再睡會兒，娘要去看看麥子，過兩天可以叫人收割了。」羅琉玉回身替兒子拉高被褥，春日還有點寒意，她唯恐孩子們會著涼。

「嗯！」一說完，他又合上眼睡去。

關於耕種的事，羅琉玉懂得不多，她上一世沒種過田，也沒赤足踩在泥土裡，不過在知識廣瀚如大海的年代，她沒看過豬走路也吃過豬肉，多少了解什麼季節該種何種作物。

當初來到莊子的時候正值秋收，她把蔡莊頭一家發賣出去後，又找了姓耿的兩戶人家來幫忙。兩家主人是兄弟，老大有四子一女，老二有五個兒子，合起來共有十一個壯丁，足以應付這五十畝地。

稻子八月底收，九月初他們灑下油菜花籽，大概兩個月光景，十一月中旬收油菜花籽榨油，榨了近千斤的菜油，賣出一半，還留一半自用。

接著趕在下雪前，田裡又種上冬小麥，隔年三、四月就能收成，然後育苗，再種水稻，等到

中秋過後又收割，很快一年就過去了。

這般周而復始的日子，她原以為自己會不習慣，可是真過上這寧靜而祥和的慢活生活，她反而愛上這裡的與世無爭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閒了看看滿天星斗、聽蟲鳴蛙叫，好不愜意。

「娘子早。」三桐端著一盆溫水入內。

「早。」她攤開巾子泡了水淨面。

「娘子為什麼不多睡一會兒？春天最好眠，反正又沒事。」主子起得早，當丫鬟的也得跟著早起，沒法偷懶。

「睡醒了就不想睡，起來動一動手腳也好。」因為冬天冷，她懶得動，腰上都囤積了一層肉。想要瘦，就要動，她不能再偷懶了，不然體型都要橫向發展。

「妳還要到後山去？」三桐問。

「嗯，山裡靈氣足。」吸收芬多精對身體有益。

羅琉玉的莊子位於山腳下，山不高，沒什麼凶猛野獸，她有空就去走走看看，撿些蘑菇、木耳回來，野菜現採的很新鮮，涼拌、快炒都有不錯的滋味。

「呸！娘子，妳還修仙不成，靈氣在哪，奴婢怎麼沒瞧見？」娘子最會唬人了，說得跟真的。上次還說人坐在鐵盒子裡就能飛，又說有一種車不用馬拉，卻跑得比馬還快，而且不吃草，只吃油。

真要有這些光怪陸離的事，那還不把人嚇死！

「那是妳沒靈根，本仙人修煉去。」羅琉玉一揮手，笑著往後山走去，孩子們有四喜照顧著，她很放心。

自從羅琉玉離了陸家，就不讓人再喊她少奶奶，但再叫她小姐不合適，畢竟不是雲英未嫁的小姑娘，她自個兒聽了也彆扭。

但是直呼夫人也不對，她和離了，如今不再是某人的妻子，於是她想了想，覺得「娘子」最合宜。

其實，她說要上山修煉也不全是胡說。

等他們在莊子上安定下來後，她就有時間去琢磨那神奇的指尖甘露。

她發現小指滲出的靈液對人的身體有益，甚至能清毒、治傷，因此她每天都會拿瓶子來盛，她也發現這靈液產出是有規律的，且每次不多不少，剛好就兩滴。

經過她反覆研究了十幾回後，發現早晨霧氣最濃的時候，指尖釋放出的靈液最純粹，也最容易吸收，有洗滌精髓元氣的功能。

如今幾個月過去，她也只收集了兩小瓶而已，有一些她滴在浴桶裡，讓孩子們能吸收吸收，洗去穢物。

也許是靈液的作用，儘管去年冬天非常冷，連壯得像牛的二牛、四喜都得過一兩回風寒，而他們母子三人就只是冷而已，沒有什麼頭疼腦熱、身子不適的情況。

「山裡的空氣就是好，大口一吸全是草木的精華……」

唔！什麼氣味，腥甜腥甜的？

一如往常，羅琉玉用力地吸山中的清新空氣，順勢把靈液從小指擠出，用三寸長的青花小瓷瓶接住，今天靈液的濃度令人滿意，還有點清甜味，但是一將蓋頭栓緊，靈液的味道一隱去，一股若有若無的腥味便隨風飄了過來，讓她不免眉頭一顰。

是人還是動物？要去看看嗎？

她舉棋不定，略微遲疑了一下，好奇心壓過猶豫，她想就去看一眼就好，一旦有危險拔腿就跑，畢竟她是有孩子的人，要為他們保重，不能輕易涉險。

羅琉玉小心翼翼，一步步走向血腥味最重的地方，輕輕撥開山茱萸的枝葉，儘量不發出任何聲響，以免驚動對方，給自己惹來麻煩。

她定眼望去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件男人的衣服，再一看，才發現是一個男人趴伏在地，身上的血還在不停地流。

根據她的觀察，此人尚未斷氣。

「喂！你死了沒，需要幫助請哼一聲。」若是差不多與佛祖同在了，她不會白費功夫救人。不是她見死不救，而是要量力而為，畢竟若此人救不活了，她又多管閒事搶救一番，萬一他的家人找來，硬是說被她所害，她救人不成反惹一身腥，那就太糟心了。

男子受傷太重，氣力逐漸流失，意識也不太清醒，昏昏沉沉間聽見女人的聲音，喉間卻發不出一絲聲音。

「不出聲，那我就走了，不是我不救你，是你時候到了，早去投胎，下輩子投戶好人家，別再不得好死，死無埋骨處了。」

別再不得好死了……

聽到這一句像詛咒的話，奄奄一息的男子幾乎要絕望了，他很想念多年未見的妻兒，想不到見不到他們最後一面。

他們好嗎？

是否會想他？

還是，早就忘了他，當他是遙遠的記憶？

他想見他們，好想好想，他不想死不瞑目，連小女兒的容貌都沒見過，不知道她長得像誰，像爹或像娘。

氣息漸弱的男子緩緩閉上眼睛，他想那女人應該走了，而自己短暫的一生也要結束，再無機會重來。

「唉！算了、算了，誰叫我天生心軟，你也好運，命不該絕，遇到我是你祖上積德，記得日後要報答我。」羅琉玉嘴上說得無情，但壓根狠不下心，向前走進草叢裡，將面朝下趴著的男子翻過來，再將掏出小瓷瓶，將收集了快一個月的靈液往他嘴裡倒。

要餵靈液的時候，她稍微打量了男子的面容，他滿臉的落腮鬍，頂著雜草一般的凌亂雞窩頭，臉上是乾掉的血跡和汙泥，整個人好不狼狽。

「咕嚕。」男子神智不清的吞嚥一下。

咦……她沒走？

她給自己喝了什麼？像糖水，可是又不那麼甜，滑順入喉，當即口齒一陣清冽香氣，身體轉瞬間暖了起來，就連氣力也恢復了一些。

「這靈液的確是好東西，血不流了。」可是她心疼呀！一天才能得兩滴，這一瓶她又得收集好些日子了。但救人一命，好過受良心譴責，靈液再收集就有了，她認了。

血不流了？怎麼可能，他知道自己傷有多重，命在旦夕。「妳……妳是誰？」他勉力出聲，這回終於順利擠出聲音。「妳救……救了我……」他勉強睜開一條眼縫，眼前的人面容模糊，

一張臉好像分成好幾張，重疊在一起。

「是，你會沒事的，是不是很感動？要以身相許？」她打趣對方的同時又檢查他身上的傷口，血雖止住了，但傷口仍要加以治療。

「……」

「哈，不過我嫌棄你，因此你不用想太多，等你傷好了，自己走便是，不必辭行或報答，我施恩不望報。」他得感激能遇上她這個正義凜然的檢察官，可不是尋常人都有這樣的善良心腸。

男子臉頰不由自主的抽了一下，「多謝姑……姑娘的救命之恩，日後定當回報。」

「我不是姑娘。」她今天只做隨意的打扮，難怪他誤會了。

「那妳是……」

「奇怪，你話怎麼這樣多？都傷得這麼重，就省點力氣吧，否則你死了，豈不是浪費我的一番苦心。」她的靈液雖然效用神奇，但這人傷得這樣重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救活，說不定他這只是迴光返照，下一句話就魂歸故土了。

男子面色一僵，凌亂的頭髮和鬍子讓人看不清他的表情，「我想我應該死不了，妳的藥很有效，我一下子感覺好多了。」

「那不是藥。」

「不是藥？」他一怔，那是什麼？

僅僅服下一小口竟讓他消失的氣力也慢慢地恢復，不能動的雙手和腳也漸漸能使上勁。

「咦，你能動了？那能自個爬起來吧？」她不是四喜，沒法將一個大男人扶起，這對她而言困難度太高。

男人試著一動，但一動作就扯了傷口，讓他痛得冷汗直冒，「不行，只怕走不到一里路。」

勉強行動，只怕會傷得更重。

「你真沒用。」她噘起嘴、皺了眉，這人好歹撐一撐，不試怎知成不成？

他苦笑，使勁坐起身，讓後背靠著樹幹，乾裂的嘴唇一抿，「也許妳再讓我喝一口那神奇的甘津，我會有體力自行行走。」

「沒有了，做人不要太貪心，貪得無厭的人會遭雷劈。」這人知不知道那靈液多珍貴啊，她就帶了半瓶出來，都給他了，即便這樣也是割心的疼呀！平常連她自個都省著用的，以防不時之需。

見她一臉小氣巴拉的防備，男子心中好笑，「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天，妳救了我總不能半途而廢，妳搬不動我，只能把我丟在這裡等死，那不白費了妳的善心？」

隨著甘露入胃，一股緩緩的熱氣流向四肢，他沉重混沌的腦袋感受到一股清涼，原來模糊不清的視覺逐漸清明，但他看不到救命恩人的面容，因為她是站著的，而他恢復的元氣還不足以令他抬頭仰望。

「不用操心，本人自有妙法。」羅琉玉想了想，抬起手，抓起胸前掛著青竹做的小竹笛。

她吹響竹笛，沒多久，山腳下也傳來一長一短的笛音，似在詢問有什麼事，她再回兩長一短，意思是——速來，急。

不久後，一道淺黃色身影像狂牛亂奔似的循著笛聲往上山找人。

不一會兒，四喜往樹叢後探出頭，眨著綠豆大的小眼，不解主子身邊為何多出一個滿身是血

的……野人，尤其對方那一身的惡臭叫人想捂鼻。

「娘子，這人是妳打的？」她驚恐的瞧對方一眼，心中感嘆，好殘暴哦！把人打得半死不活，主子越來越厲害了。

聞言，羅琉玉往她腦門上一拍，「我看來像毆人成殘的人嗎？」

「像。」她老實的點頭。

上一回有三個男人潛進莊子想行竊，還起了色心想染指主子，結果主子二話不說，將對方打得頭破血流。

這事也就她們幾個丫鬟知曉，連前院的二牛哥都不曉得，三桐說罪有應得，殺雞不儆猴，後患無窮，兩條腿的蝦蟆也敢妄想生吞嫩肥肉。

不過自那件事後，莊子裡再也沒進過賊了，她聽外面的人說，莊子裡養了老虎，凶殘無比，有進無出。

羅琉玉一聽四喜的回答，差點要一腳踹過去，「把人扛回去！」

「是的，娘子。」

扛？男子眉毛往上一挑。

來人光聽聲音就像年輕小丫頭，他十分懷疑對方能搬得動他嗎？這是在說笑吧！

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錯了，一張臉黑得像炭，又氣又窘。

個頭不高的四喜輕輕一抬手，比她高壯的男子有如一網罩，頭上腳下，輕鬆地橫過她細小的肩頭。

「妳……妳不能用扶的嗎？我還站得住。」他羞惱的道，斜睨一眼，一旁女子清雅妍麗的面容映入眼中。

驀地，他身子一僵，露出難以置信的眼神，口中輕喃著一個名字，目光盯著羅琉玉不放。

是她……居然是她！

她為什麼會在這裡？

她身穿布衣荊裙，打扮得有如農婦一般，還有個力大無窮的丫鬟，這是怎麼回事？難道伸向他的黑手也對她下手……

男子兩眼多了陰暗，幽深如淵。

「這樣快一點，免得你死在半山腰，我可沒挖坑埋人的習慣。」

「婉娘……」他小聲的啟唇。

「咦，你說什麼？你要找娘？」瞧這人一臉鬍子的，一大把年紀了還找娘？羅琉玉一臉不可置信的看了對方一眼，只當他傷重說夢話，沒多理會。

屋外小鳥啾啾叫，徐徐涼風從半開的窗戶吹了進來，習慣在寅卯交接時辰起身練武的男子因為太過疲累，一直睡到辰時才睜開眼，全身的疼痛讓他以為還身在軍營中，但是床太軟、衾被太暖和，一股曬過日頭的香氣飄入鼻間，讓他有種回到家的感覺。

忽地，他一笑，笑得苦澀，自嘲異想天開，離家多年的他怎麼可能重回故里？他連一雙兒女都沒抱過，匆匆來回，只怕妻小的容顏都模糊，記不清生得何種模樣。

唇一扯，他越笑越苦，笑自己的痴心妄想。

只是他再定眼一瞧，才隱約發現有些不對勁，這裡不是血腥味和汗水充斥的軍營，好像是……農莊？

記憶如回溯的河流，飛快的湧現腦海裡，受傷後的情景一幕幕栩栩如生在眼前，他似驚又喜，還有一絲絲不確定，想到自己早先是不是看走眼了，因為思念過度才自欺欺人的生出幻覺。可是她真的太像陳婉娘了，即便聚少離多，他還記得妻子新婚夜的羞澀以及送他出城的淚流滿面。

婉娘，他的婉娘……

「老爺爺，你睜著眼睛睡覺嗎？」好奇怪喔！眼珠子動也不動，一直盯著上面看。

老……爺爺？

聽到那童稚的聲音如此稱呼自己，男子一臉錯愕的轉過頭，正好對上一雙天真又好奇的乾淨大眼，一個紮著兩球小髻髻的小女娃兩手托腮，趴在他床頭看他。

一瞬間，他覺得這張沒他手掌大的小臉似曾相識，好像在哪兒見過，但他想不起像誰。

可是老爺爺……他有這麼老嗎？不過鬍子多了些，遮住半張臉，由於一路上遮遮掩掩的，他沒想過要剃掉。

「我不是老爺爺，是叔叔。」他努力裝出嚴肅的面孔，可小女娃一露出八顆糯白小牙，他就洩氣了。

他板不起臉呀！這孩子太可愛，誰家的孩子養得這麼好看，臉蛋白嫩透紅，一雙靈活的眼像鑲了琉璃珠子一般，流光溢彩，黑白分明，還透著一絲靈秀。

「是爺爺，因為你有長鬍子！但耿爺爺的鬍子是白的，你的為什麼不是白的呢？」她雙眼眨呀眨，不甚明白。

耿爺爺是耿家兄弟的父親，原本住在老家，由另一位兄弟奉養，不過羅琬玉善待底下的人，他們的日子過得好了，便將老人家接過來。

兩戶人家十來口，也算是人口眾多，一進院子根本住不了，於是羅琬玉在山腳下劃了一塊地給他們蓋屋子，一排的屋子有兩院子，正好住兩家人，中間隔了竹籬，開了道小門，方便往來。

「不，是叔叔，我不老。」他才二十有三，哪老了？

男子和一個孩子計較起來了，強調自己還年輕。

蓮姐兒眉頭打了個結，很是困擾，重申，「老。」

「不老。」他再次糾正。

「老。」

「不老。」

「老。」

「不老。」

「老。」蓮姐兒和他槓上了，櫻桃小嘴抵得很緊。

「這不叫老，妳看我的鬍子沒白，我是受傷了，才看起來有點狼狽。」遇到了一顆小頑石，他失笑的退讓一步。

「真的？」蓮姐兒小手偷偷摸他一下，又快速的縮回，像偷油吃的小耗子，雙眸睜得又圓又大，煞是可愛。

「是真的，傷得很重。」他抬抬手想讓她看自己的傷口，卻意外看到結痂的疤痕，心下一驚。傷口有好這麼快嗎？他到底昏迷了幾天？十天還是半個月，為何他一點知覺也沒有。

小女娃目露同情，「你好可憐，我娘很久以前也和你一樣，躺在床上動也不動，我和哥哥都好害怕，娘一直不醒，叔祖母說娘快死了，要給她準備壽衣……」

「妳娘？」莫名的，他心口一痛。

「爺爺，什麼是壽衣？壽衣漂亮嗎？蓮姐兒也要一件。」她要跟娘一樣，穿得美美的。

「是叔叔，不要再喊錯了，還有，壽衣不是給活人穿的，妳……等等，妳叫蓮姐兒？」是巧合嗎？男子心跳加快，手心微微冒汗。

「是呀！娘叫我蓮姐兒，我三歲了……不，過了年，四歲，嘻嘻……我長大了。」她高興地掰著小肥指算了起來。

短短幾個月，原本瘦得皮包骨的兩個孩子在羅琉玉的精心餵養後，一個個像雨後的春筍長得飛快，當初從陸家帶出來的衣服全不能穿了，孩子們長個子又長肉了，看得出眉清目秀的好模樣。

「妳……妳的本名可是陸錦蓮，是五月出生？」他問得很輕，隱約聽得出話中的顫抖。

蓮姐兒一聽，小臉兒笑得像朵花似的，「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神仙老爺爺嗎，會掐指一算？」

又是老爺爺……男子哭笑不得，看她的神情多了柔和，「妳哥哥比妳大兩歲，叫陸錦年對不對，小名年哥兒？」

「嗯、嗯！哥哥壞，欺負人，不給蓮姐兒糖吃。」蓮姐兒很生氣的哼了一聲，似是結下不解之仇。

「糖吃多了，牙會壞掉的。」男子伸出手想撫撫蓮姐兒的頭，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，眼眶微微泛紅。

「我娘也這麼說，娘也壞。」不給糖吃的人都是壞人，她牙齒沒壞，是好好的，他們騙人。

「妳娘……把妳養得很好。」他語帶哽咽，有一絲激動，又有些愧疚，心下慶幸自己還活著。難怪他剛剛覺得小女娃眼熟，她像他，眉眼、小嘴，五官輪廓活脫脫是幼時的他，有股書卷氣，那時的他唇紅齒白，眉目如畫，不少人以為他是姑娘，當他是女扮男裝。

「爺爺，你認識我娘？」蓮姐兒偏著頭，雙手拄著下巴。

「是叔叔，也不對，妳該喊我……」他說不出口，話到嘴邊便頓住了，他還處在危險中，身分不宜外洩。

「叔叔，你長著鬍子怎麼吃飯？你的嘴巴在哪裡？你用鼻孔喝湯嗎？」這人明明很老了，還要人叫他叔叔，受傷的人真可憐，傷到不知道自己很老很老了。

孩子永遠有一萬個問題，為什麼、為什麼……從早到晚問個不停，沒得到解答絕不肯罷休。聽著蓮姐兒軟軟的問話，男子的心化成一灘水，「我可以告訴妳嘴巴在哪裡，我也不用鼻孔喝湯，我們來做交換，我問妳一句話，妳回我一句。」

孩子很天真，沒聽出話中的心機，還當是在玩，手舞足蹈的點頭，「你問吧！蓮姐兒聰明，什麼都知道。」

他一笑，笑容卻有些心酸，「妳和妳娘怎麼在這裡，是來玩的嗎？」

「不是玩，我跟娘還有哥哥被趕出來。」蓮姐兒一點也不覺得委屈，還樂得很，她喜歡住在



莊子上，可以在田裡玩，也能上山摘果子、捉兔子、烤小鳥，不會被人罵是賠錢貨。

男子一愕，「被……趕出來？」

「娘說那裡不是我們的家，這裡才是，我們不跟壞人住一起。」他們太壞了，常常推她和哥哥。

壞人？

「妳爹呢！」他澀然地問。

「死了。」小孩子尚不知死是什麼意思，順口而出。

「死、死了？」

可不就是死了，他還能活嗎？在上百名自家弟兄的刀劍相向下，唯有一死。

想到身上的傷，男子神色為之黯然，他怎麼也沒想到帶了一年多的新兵，居然會在兩軍對峙時舉刀砍向他，刀刀都是下了狠手，似乎不要了他的命不罷手，逼得他不得不跳崖求生，佯死逃過追殺。

他聯想到父兄的死，也許他們也和他有相同遭遇，死得莫名，不知遭了誰的毒手。

「嗯！死了，所以叔祖父不讓我們住在家裡，他還說我是父不詳的小雜種，說要休了我娘……」

「他敢——」沒他的同意，憑什麼休妻？

「但叔祖父沒休成，我娘去告他，離什麼的，我們和他們一刀兩斷。」她做了個「切」的動作，表情憤然。

「和離？」她竟然做出了這種選擇？

蓮姐兒咯咯笑著點頭，「嗯！和離，沒有關係了，他們再也不能搶我娘的銀子，哥哥說，等我們長大了，要把娘被搶走的嫁妝拿回來，那是娘的，不能給他們。」

「你們……真是好孩子！」他們娘仨過得這麼苦嗎？為什麼沒人告訴他，他在前線殺敵，就為了給他們安穩的日子，拚著一條命封妻蔭子，誰知道他的汗馬功勞，他們一點也享不到。連她的嫁妝都拿走，還把人趕出來，這得多狠的心，分明不給人活路走。

陸建生，你是這麼回報我嗎？當初一口允諾要照看府中老小，不讓他們受一絲傷害，卻在背後捅刀！這筆帳，他一定會跟那無德二叔算清楚，若連妻小都護不住，他算什麼男人？

從刀山血海中走過來，他不再是當年懦弱、任人擺佈的小子，他拿得起刀，闖得出荊棘路，刀起刀落，直取敵人首級。

「對，我們是好孩子，娘也這麼說，可我不喜歡練字，手好酸，娘要我每天寫五十個大字。」哥哥更可憐，要寫一百個大字，蓮姐兒苦著臉，不想寫字。

「你們開始習字了？」男子眼睛一亮。

「娘逼的。」她一臉無奈又氣憤，一副想反抗暴政又無能為力的樣子，叫人不禁莞爾。

「妳娘做的對，她是為了你們好。」一個女人家要帶兩個孩子，又無人能依靠，其中的辛酸難以道與外人說。

蓮姐兒鼻子一皺，「你跟哥哥一樣壞，我才不想寫字。」

「妳——」

男子還想說什麼，門口傳來男童喊妹妹的聲音，很快的，他看到另一個縮小版的自己出現在眼前，內心激動。

「妹妹，誰叫妳跑到這裡來？妳的字寫完了嗎？」老氣橫秋的年哥兒手負在身後，眼露警惕

的瞪著床上的男子。

一聽到寫字，蓮姐兒就像枯萎的花朵，蔫了。「我、我來看看他，他受傷了，沒人理他，很可憐的。」

「等妳挨板子的時候就不可憐他了，娘說了，少寫一個字要打一下手心。」娘可是認真的，說一不二。

聞言，蓮姐兒一驚，抖著小身子，「我不要，打手心很痛！」

「怕痛就不要偷懶，娘說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」他搖頭晃腦，左一句「娘說的」，右一句「娘說的」，看得出來，娘親在他心目中是無可動搖的高山，誰也取代不了。

「哥哥壞，不疼我。」蓮姐兒瞪著眼。

「蓮姐兒，聽話，不要惹娘生氣，我們沒有爹了，娘養我們很辛苦，不可以傷她的心。」經過一連串變故後，年哥兒自覺是一家子唯一的男人，要保護娘親、疼惜妹妹，他立志把書念好，將來進國子監，考上狀元當官，就能為娘爭口氣。

一想到自己是沒爹的孩子，蓮姐兒眼中蓄淚，「嗯！我聽話，我幫娘種田、養雞崽。」

「妳……」還是去寫字吧，別想著玩。

「不用妳做，我來。」聽著兩個小娃娃的話，男子翻身一正坐，忍不住擁住泫然欲泣的蓮姐兒。

### 第三章 形同一縷幽魂

「你行嗎？」

麥浪滾滾，一片金黃色，陽光不大，正是收割的好天氣。

等到冬季的麥子收了之後，旁邊一畝大的田地種上綠油油的秧苗，翻地再下點肥、開溝灌水，今年的稻子又要種下了，養好了莊稼，風調雨順，這一年又是豐收年。

一個大男人手拿大鐮刀站在麥田間，模樣是挺像樣的，頗有莊稼漢的樣子，可那握刀的架勢叫人憂心，懷疑他是要割麥稈還是上陣打仗？

他眼神凌厲、殺氣騰騰，讓人遠遠就能感受得到他渾身散發出的氣勢。

撐著一把傘，羅琉玉翻了翻白眼，不知該笑還是撫額嘆息，她是請來一位祖宗或土地公坐鎮，明眼人一看就曉得他沒下過地，連割麥要彎腰也不懂。

「沒試過，但凡事總有第一回。」看到耿家兄弟俐落的揮刀，一下子就和他拉開一段距離，他也有摸有樣的捉起一把麥稈，揮舞鐮刀一割。

看得出不太熟練，甚至是笨拙的，可是幾回後，他捉到手感，割得也快了，慢慢地追上去。只是他的傷尚未好全，再快也快不了多少，別人來回抱了十幾捆麥穗出來，他還割不到一半。即便如此，他仍然賣力的揮刀，汗水濕了他的背，從額頭滴落，他的手臂滿是麥葉劃過的紅。

「別逞強，適可而止，真要不行了就歇一會吧，我這兒人手足，不怕耽誤這一點。」要是他暈倒在田埂間，她還得讓人把他拖回去。

他斜睨女子一眼，「我可以，妳回屋子去，別把自己曬黑了。」

「我有傘。」羅琉玉指著特製的農用傘，這是她畫了圖再讓二牛做出來的，以青竹為骨，有別於一般的油紙傘，傘面很大，一次能遮七、八人。

「還是容易曬傷，農地的事，女人不要做。」有他在，不會再讓她勞動一根手指頭。

羅琉玉一聽就樂了，這男人太把自己當回事了，還管起她來了。「我忘了問你，你叫什麼名兒？」

女人不務農？

難道那耿家那幾個閨女、婆娘不是女的？

真要說起來，人家幹活還比他能幹呢。

他一頓，目光幽幽，吐出一個名字，「謹之。」

這是他的字。

「姓呢？」來路不明的人，她總要問清楚。

「于。」這是他母親的姓氏。

眼前瞳眸深邃的男人，正是眾人皆以為已死的虎威將軍陸東承，追封他的聖旨還擺在陸氏祠堂的正中央，新漆已乾的牌位就在聖旨旁，他父親、兄長以及陸家戰死的先祖一字排開。

他還活著，卻是個「死人」。

皇上給的是「追封」，是死了才有的封賞，若是人未死，便是欺君，不然也是逃將，未經皇上的允許，私離營區，亦是死路一條，形同叛國。

更何況，他覺得下屬刺殺自己一事肯定不單純，說不定背後的惡狼就躲在朝廷中，若讓對方發現他沒死，不知道還會再使出什麼招來對付他，甚至有可能連他珍視的家人也遭殃。

陸東承有苦難言，無法與妻小相認，只能以另一個男人的身分留在他們身邊。

除非他能查出是誰想要他的命，並將確實證據呈上御前，讓真相水落石出，否則他就得繼續躲躲藏藏、見不得光，活得似溝渠裡的老鼠。

「于謹之……」羅琉玉搓了搓下巴，笑著調侃，「和你的外表不符合，你這模樣就該叫曾大熊。」一副熊樣，毛茸茸的。

羅琉玉最看不慣的是他豬鬃似的鬍子，在他養傷期間，她一直想替他剃了鬍子，可他躲躲閃閃的，堅決不從。

兩人僵持不下，他跑，她就追，一把剃刀形同殺豬刀。

莊子附近的人不時見到兩道追逐的身影，其中一個氣惱、一個求饒，叫人莞爾一笑。

「你要是樂意，叫我熊哥也成。」他反過來調戲她，神采奕奕的眸子染上些許笑意。

「呸！佔我便宜，你哪來的臉皮這般托大，本娘子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好好想想如何報答我！」白撿的勞力她自然不會拒絕，只要對方不是江洋大盜和通緝犯這種麻煩人物，來一個她收一個。

好不容易割完一畝地，陸東承起身拭汗，「今生無以為報，只得以身相許，讓娘子不吃虧。」別人喊聲「娘子」，羅琉玉不覺得怪異，只是稱呼而已，但由他口中喊出，她莫名感覺是有另一層含意，心裡輕蕩了一下。「我沒那麼缺男人。」

「嫌棄？」藏在他鬍子底下的嘴角往上揚。

「是看不上眼。」她沒有迂迴，直接了當道。

「人不可貌相，不能以我的外貌來做評斷，美玉藏於礫石中。」想親近妻兒的陸東承自我推薦。

「那也得是塊美玉呀！像你這般粗糙，怎麼配得上如花似玉的我？咱們別在汙泥中養蓮了，你就是上不了檯面。」她明著打趣，實則拒絕，看似調侃，卻暗藏機鋒，她直覺眼前的男人不簡單，離他遠一點才不會惹禍上身。

聽著她不害臊的自誇，他呵呵笑出聲，「肥土種好花，想要花兒開得豔，泥土很重要。」

一聽他話中帶話的暗示，即便見多識廣的她也難免面紅，「不要臉，你吃糞去。」口頭上吃她豆腐，他還真敢呀！也不想想數日前還奄奄一息，這會兒倒是生龍活虎，老牛妄想吃嫩草。

羅琉玉犯了和女兒一樣的錯誤，從一把鬍子來評判人的年紀，在她看來，于謹之應該是三十好幾了，一個糙漢子也想攀上枝頭摘花，太不自量力了，小心摔得他滿頭包。

「糞也是肥料，灑在地裡種糧食，一收了糧，輾成米麵，妳還不是……」吃下肚。

「閉嘴，不許再說，專心幹你手上的活！」他想噁心誰呀，她田裡的肥料用的是有機肥，才不用糞便。

去年稻子一收成後，她種油菜花也是為了養地，割了油菜籽的菜梗、菜葉是很好的肥料，放在土裡腐爛了便是肥料。

而後，她讓人挖了個大坑，將平時吃剩的菜葉、雞骨頭也一併丟入，再養上蚯蚓，十天半個月翻一次土，也就七、八個月方可熟成，連土帶蚯蚓往地裡一灑，一年的養分就有了。

所以她不怕地不肥，又種稻、又種麥，種油菜花的同時還能種些蘿蔔、大白菜、馬鈴薯和黃豆、花生等。

糧食方面是不愁，她一家三口人，加上二牛、三桐、四喜幾個真吃不了多少，去年收的稻子賣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能吃到年尾，儘管二牛、四喜兄妹倆的食量大得驚人。

因為收成不用再往將軍府送，因此囤積的量比往年多上數倍，畢竟莊子裡的人不多，不像將軍府連同主子和下人就有百來個，還要送一些給親戚，做做面子，救濟族親。

雖她和將軍府沒丁點關係了，先前秋收一過，將軍府的管事居然厚顏無恥的要來運糧，還說每年莊子的糧食本來就是要供給將軍府的，也年年來拉，怎麼就不給了？

羅琉玉一聽就氣笑了，讓人連牛車帶人給轟出去，只留下三頭牛耕田，陸家人吃了她幾年糧食也該給銀子，她用牛來抵是天經地義，真要仔細算，她還吃虧了。

後來陸二孀帶了一堆家丁來討糧，大言不慚道莊子產的糧食全歸陸家所有，年年都如此，誰想霸著都不成。

羅琉玉不耐煩應付她，直接告上京兆府衙門，指控陸家人買糧不給錢，強取豪奪。

京兆尹派人一查，發現果真連著數年羅琉玉沒收到一文錢，妄想侵佔的陸二孀偷雞不著蝕把米，反而要付出五百兩補償。

為此陸家人鬧得雞飛狗跳，還想使陰招從她身上討便宜，她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半夜摸進莊子的黑衣人全打斷了腿骨，再串粽子似的把人丟在將軍府門口，每個人臉上用硃砂寫著——再來、殺。

陸家人有膽色的全死在戰場上，像二老爺陸建生還有二夫人賈氏是惡人無膽，一見到一地呻吟的黑衣人便嚇到腿軟，再也不敢覺得羅琉玉是任人揉捏的軟柿子。

「娘子，綠豆湯涼了，要叫他們來喝嗎？」開口的是三桐，她指了指旁邊提著一口大桶子的四喜。

十幾個壯丁、五十畝田地，大概要割三到五天，再曬上個數日，這一季的麥子也算收完了，這還是天公作美的情況。

羅琉玉不會種田，但她敢花重本，不怕沒人來耕種，從買種、育苗、播種、施肥、灌溉到收成、入倉，她是一根指頭也沒動過，全憑一張嘴，她一開口就有人做，還做得比她想像中還

好，在將軍府當看人臉色、受人欺壓的小媳婦，還不如今日全靠她吃飯的地主婆。

原本她還想再買地，但京城附近的地不好買，大多在達官貴人手中，或是皇家莊園、溫泉園子，當年她爹還是太傅，仗著和皇上親近才能到這塊土地和莊子，幸而後來給她當嫁妝，才沒被收了回去。

「喊人吧！將軍不差餓兵，我讓你們煎的大餅呢？」

山上長了不少野蔥，剁碎了和在麵團裡充滿香氣，下油鍋一煎就滿室生香，叫人聞了味道就想吃。

「在這兒，娘子。」另一籬筐一掀開，堆得滿滿的是比人臉還大的香蔥餅，孩子吃個半片，女人吃上一片也就飽了。

「嗯，煎得不錯！」羅琉玉拈了一小塊試味道，焦香焦香的，就是這個味。

三桐高聲一喊，耿家人走得快，見著大餅、綠豆湯就像見到祖宗似的，爭先恐後的伸手來取，然後走到樹底下大口吞嚥。

平時米飯、麵粉他們捨不得吃，要等到逢年過節才會上桌。

而前一世，生在南方的羅琉玉以米飯為主食，吃不慣高粱和玉米磨粉的餅食，因此她的地裡不種這兩樣。

其實京城周遭很少人家種稻，因此夏短冬長，雨水不豐，水質也不好，京裡的白米是從江南來的，尤其珍珠米是一石難求，全送進宮裡，平常百姓是吃不到。

羅琉玉算是得天獨厚，她的莊子距離皇家別院不到一百里，那邊有條河匯聚了山上的雪水，水算甘甜而無雜質，可以生飲，這河水順著山勢走向流經她的田地，所以她的地年年產米，口感不下江南良米。

這也是陸家想強佔她這莊子的原因之一，一是省下買糧錢，二是能吃上香糯的好米，畢竟不要錢的好東西誰不想要。

「喝碗綠豆湯。」

一碗八分滿的綠豆湯送到眼前，羅琉玉看了長滿繭子的大手一眼，由鼻孔輕哼，「借花獻佛。」

「那也要有誠意才是。」有心為主。

「你坐離我遠一點，不要靠過來。」她作勢揮手，嫌他一身汗臭味。

「天熱，回去吧！」瞧她曬得鼻頭都紅了，陸東承催促。

「這是我的地，我得盯著。」她不是不放心，而是喜歡看整片作物被收割的豐收情景，聞著青草味，輕風吹來，打個盹，她如今過的是過去嚮往的退休生活。

「我幫妳看著，不會缺斤少兩，兩個孩子在莊子裡，妳總要回去看看。」他放不下兒子、女兒，他們還小。

羅琉玉若有所思地看著他，「你好像管得太多了。」

陸東承眼神閃爍，坐在她椅子旁的草地，「救命之恩重如山，我的命是妳的。」

沒有她，恐怕這會兒他真的已不在人世了。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她總覺得他身上有祕密。

「于謹之。」他回答得很快。

「我指的是你的身分。」每個人都有他的來處，不會憑空出現，尤其第一次見面時，他那一身足以致命的傷，顯示著他的經歷不單純，雖然至今他沒給她添過麻煩。

「我的身分是為妳幹活的人。」如果可以，他會一直陪在她身邊，這一生他欠她太多。  
這人口風真緊！羅琉玉皺眉，又問：「你沒打算離開？」

「目前無此必要。」他還沒查清暗中害他的人是誰，而且他也需要一個絕對隱密的落腳處，當然更重要的是，他想多陪陪他們母子三人。

「你不會是賴上我了吧？」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她還真是搬石頭砸腳，自找麻煩。  
看到她後悔不已的神情，陸東承輕聲一笑，「為什麼妳要和離？」

一怔，她眸光微冷，「為什麼不和離？不和離便是被休，我為何要便宜別人？他們吃我的肉、喝我的血，還想啃我的骨頭，貪心不足的人天理難容，從前被他們吃進去的，終有一日我要他們都吐出來。」

「那，妳恨妳的丈夫嗎？」因為她的男人不在，她一名弱質女流才需要獨自應付群狼環伺的危機，是他未盡人夫、人父的責任。

「我不言死人的對錯。」人死如燈滅，一了百了，畫上句點的一生就不用再議論這些，於事無補。

「如果他沒死呢？」他試探地問。

「與我何干，那是陸家的事。」一別兩寬，各自婚嫁，和離書上是這麼寫的，她和前夫從那一刻起是毫無關係的兩個人。

「可那和離書不是他親筆簽名的，不算數。」他語氣略微揚高，顯得激憤，他和妻子間的事，豈能由別人作主？

「那是他親二叔，而且我也不容許別人欺辱我的女兒。」當時她若不走，只會受更多的攻訐，甚至死在他人的算計之下。

羅琉玉匆匆忙忙地往城外的莊子搬，為了是防陸建生狗急跳牆下毒手，讓他們娘仨都走不了。如果只有她一個人，也許她會留下來再搏一搏，反正她有靈液在手，緊急的時候可以救急。可是多了兩個孩子，她沒把握護他們周全，她不能拿他們的命來賭，唯有離開才能解開困局。再者，京城中與陸建生往來的人甚多，她佔不到半點上風，還有可能處處遭到打壓，下場淒涼，因此當機立斷先擺脫陸家的掌控。

等京城人漸漸地遺忘陸家還有長房子孫，她再悄悄地潛入反擊，年哥兒有一個來自異世的娘親為他撐腰，不用靠著陸家也能在京中立足。

「真可惡，他竟連孩子都不放過。」他的親二叔呀！當初可是哭著喊著說對不起他，百年後再向他的父兄磕頭賠罪。

他說，他不是有意讓侄子代叔出征，只因他的腿斷了，馬都上不去，如何奮勇殺敵？

他還說，他也想為國爭光，報效朝廷，可是力有未逮，等他腳傷好了便和侄子換回來。

當年陸東承信了，還勸慰二叔不要急，好好養傷，一年後再交換，讓二叔把身子養好了才能血戰沙場。

只是一年過去了，他沒等到人。

兩年、三年過去，二叔還是沒來，那時他也知道，二叔永遠不會來了，他被騙了。

但是他怎麼也沒想到，二叔不僅貪生怕死，還喪盡天良，苛待他的妻小，私下做了不少喪德行徑。

「于謹之，你是不是關心過度了？」見他面露悲憤，羅琉玉總覺得怪怪的。

「叫我謹之就好。」聽見她的問話，他吃了口餅，又配一口綠豆湯，企圖轉移話題。羅琉玉掃了他一眼，「你這自來熟是先天養成的，還是後天學壞的？說好了，我跟你不熟。」都和他生兩個孩子了還不熟？陸東承在心裡嘆息，儘管做了五年多的夫妻，他們真正相處的時間不到一年。

「沒事兒，處著處著就熟了。」

「但我不想和你太熟。」她總覺得怪異，有種風雨欲來的不安，彷彿此時的平靜是假象，令人招架不住的狂風暴雨隨即而至。

「妳需要一個男人。」她獨自養孩子太累了。

「你？」她一啞。

「我有什麼不好？我會把妳的孩子當親生的看待。」再說那本來就是他的孩兒。她呵笑，「大叔，你一把年紀吃嫩草不太好，牙口不好就多喝水，別惦記著鮮嫩的芽兒，小心噎死你。」

「我才二十三歲。」他咬著牙反駁。

羅琉玉笑出聲，「二十三歲？那你是跟自己有什麼深仇大恨嗎，怎麼這樣想不開？提早先老起來嗎？」

「我不老。」他只是鬍子未剃，遮住了俊逸的面容。

「是不老，不過我也不是不挑的人，想當我的男人一要俊，二要俏，三要人品，四要風度，五要多金、六要溫柔體貼、七要風趣、八要寵妻、九要顧家、十要事事聽妻言，你能做到幾條？」她重生一回不是給人做糟糠妻的，做不來以夫為尊那套。

既然嫁過一回了，這回就別再勉強，雖然她毫無為人妻的想法，不過婚姻真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，嫁對人住福窩，反之一步踏錯，萬劫不復。

前世她經手過不少家暴案例，受虐婦女，小孩總是一再吞忍，直到忍無可忍，才會向外求助，可是一回頭又原諒家暴者，再一次陷入惡夢中，周而復始，無可自拔。

聽著她吐出一條條要求，陸東承為之咋舌，十分慶幸自己在之前娶了她。

「妳確定妳在擇夫，而不是難倒天下男子，能做到這些的有幾人？」

「所以說，你別痴心妄想了，早早啃紅薯去，本娘子天生麗質，貌如天仙，你是墊十塊豆腐也高攀不上。」

陸東承是好笑又好氣，笑她的自吹自擂，用軟刀子將人逼退，又氣她有眼無珠，自家夫君站在面前居然認不出來，只是笑過、氣過了，又有些難過，若他能正大光明的站在她身邊，她也不用豎起滿身刺來提防每一個靠近她的人。

「于謹之，我不管你是什麼人，一旦你危及我和我的孩子，我會要你立即離開。」她的善良是有限度的，不會為了救別人而賠上他們母子三人的性命，她很清楚自己做不到無私奉獻。聞言，陸東承面上一凜，一口吃掉手中剩餘的大餅，「婉娘，我不會讓妳和孩子有事，即使一死也會護你們周全的。」

她怒斥，「婉娘是你能叫的嗎？別給你三分顏色就得寸進尺，我真要發起火來，你承受不住。」看她怒色滿面，陸東承眼眸一暗，他還是太心急了。「我去割麥子了。」

「哼！晚上少吃一碗飯，不許給他肉吃，吃菜清胃，給他吃水煮青菜，不加油鹽。」貓也有爪子的，他最好少惹她。

他足下一頓，苦笑，娘子的報復心真重。

「娘、娘，我爹長什麼樣子？」也不知哪根弦搭錯了線，一大清早，蓮姐兒心血來潮，一蹦一跳的問起親爹的長相。

「妳爹的模樣呀……」天曉得是圓是扁，她根本沒見過，一穿越過來她就是兩個孩子的娘，沒半點原主的記憶，她也想叫老天爺送面「時光回溯鏡」，讓她看清楚原主的過去，方便她融入這具軀殼。

「娘，妳不記得了嗎？」她有些失望，沒了嘻嘻哈哈的笑臉，人家有爹，她為什麼沒爹？她也想多知道爹的事情。

「妳爹長得一點都不好看，青面獠牙、豬鼻子，一對招風耳，兩隻單子眼，面醜嘴大酒缸肚，雞爪牛腿魚尾巴……」羅琉玉有些鬱悶，張口沒好話。

「嚇……好嚇人……」她怕怕。

蓮姐兒嚇得捂臉又捂耳，面色發白的拍拍小胸脯，這還是人嗎？

「還好妳長得像娘，不然真走不出門見人，恐怕道士見了都要舉劍來收妖了。」羅琉玉越說越樂，小孩子真好騙，三、兩句話就信以為真。

蓮姐兒點頭如搗蒜，抱著娘親大腿不放，「嗯、嗯！還好我像娘，爹太可怕了，我不要像他。」

「是呀，現在妳知道娘多可憐了吧！每天面對妳爹要強顏歡笑，還要稱讚他是天下第一俊，真是太為難人了。」反正人死不能復生，她說再多，對方九泉之下也聽不見。

「幸好爹死了，娘不用說假話。」沒爹也沒關係，有娘就好，她的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娘。

「是呀！幸好他死了，不然我們蓮姐兒就嚇死了，娘會傷心，淚流如海。」沒丈夫的女人最清心，不用侍候公婆，對丈夫言聽計窮、百依百順，更不必應付那些叔伯妯娌、姻親族親，九大姑、八大婆永遠自我感覺良好愛管閒事……還有她看的小說中最常出現的表妹，大多不安好心，眼高於頂，是表嫂們的天敵。

「嗯！我好怕，娘抱抱我，以後我不要爹了……」娘流好多眼淚，會淹死人的，她要保護娘。蓮姐兒伸手要娘抱，但羅琉玉尚未彎下身，她的小身板轉眼往上飛，最終小小的身子坐在一隻臂膀上。

「咳、咳！妳在跟蓮姐兒胡謔什麼，她爹是朗朗君子、丰神俊朗、劍眉星目，人如明月般溫潤清雅、身姿若松……」說著誇讚自己的話，陸東承面皮不自覺紅一片。

「夠了、夠了，說得好像你真見過本人似的，我家孩子心性單純，把那些話本子上的用詞一鼓腦原封不動的照念，你才別胡說一通，你又沒見過他，哪知道什麼丰神俊朗。」

「但妳也形容得太離譜了，看兩個孩子的容貌，會有青面獠牙的爹嗎？」她到底有多恨他呀，把他形容成從頭到腳沒一處長得像人。

「變成厲鬼不就像了？他是橫死的，連屍首也找不到，陰曹地府的一縷幽魂能有多好看？」孩子他爹生得好壞也與她無關，天人永隔，今生今世難聚首。

「妳怎麼變得這麼伶牙俐齒……」以前的她溫婉可人，見人三分笑，從不高聲謾罵，安安靜靜的性子，不與人交惡，總是不傷和氣，用淺淺一笑化解干戈。

而今她似乎變了一個人般，口齒伶俐、言語鋒利，以往的隱忍不再，對人、對事直來直往，



誰敢欺她一分，她就還人十倍。

或許，他並未了解真實的她，畢竟兩人相處的時間太少了。

過去他們都以為能長相廝守、白頭到老，故而未去在意是否離別，等到身不由己時，卻來不及後悔了，匆匆的相聚也就那幾日，接著是漫漫無期的相思和等待。

「你認識我？」羅琉玉秀眉一擰。

他輕咳一聲，故左右而言他，「我和……呃，妳夫君是同窗，我們相識已久，他曾提過妳。」

「你也在國子監？」她輕嗤，有些不信。

陸東承噙了一下，「曾經。」

「一個書生怎會被人砍成重傷，倒在山野？」她嘲笑他編也編得讓人信服，別漏洞百出。

「後來我入伍從軍了。」他說的是自己的經歷，不論被迫或自嘲，拿筆桿的手都沾滿了鮮血。他殺人了。從一開始的驚慌失措、惶恐無助，到最後都麻木了，只知殺殺殺……

戰場上，敵人不死，死的便是自個兒。

為了活下去，他不停地殺人，原本連殺雞都不敢的文人淪為鐵血將軍，在戰場上，十來歲的孩子都得殺，他若不殺他們，這些孩子會長成食人老虎，反過來撲殺放他們一馬的將士。

每天一睜開眼，面對的都是成千上萬的屍體，一具具、一堆堆，鮮血把大地覆蓋，再無一絲綠意。

「你是逃兵？」

他愣了愣，眼露苦澀，「不算是。」

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什麼叫不算是？」

她最討厭這種模稜兩可的話語。在她初當檢察官的那兩年常落入這樣的坑裡，精練的律師最擅長鑽法律漏洞，一句話或一個字便能扭轉乾坤，讓原本快定罪的犯人無罪釋放。

「在兵籍上，我是死人，因此即使我回去了，也沒有地方接納我這個人。」所以他不是逃兵，但比逃兵更慘，他根本不是個「人」。

「等等，所以說，你是幽靈人口？」人還活著，卻被註銷了身分，她記得聽人提過這種情況，他若想恢復身分，除非再回原籍申請恢復籍冊。

「幽靈人口……」他喃喃自語，覺得這個詞真貼切，他不就是幽幽蕩蕩在人世間，在親朋好友眼中他已是一抹幽魂。

「你有仇人吧？」羅琉玉不安的問，想到他當初的情況，還是忍不住一探究竟。

「不知道。」他的回答連自己都覺得可笑。

羅琉玉一聽都想抓住他的雙肩用力搖晃他了，他是石頭腦袋嗎？「為什麼不知道？你可是差點死了！」

「還沒死，不是嗎？」

他墜崖後並未直落谷底，正好山壁長了一棵巨樹，巨大的樹冠接住他。

樹上長了紅色的果子，他撐了三天才找到下去的方法，但手和腳被凸出的尖石刮傷，血跡斑斑。被自己的弟兄追殺，為追查真相，他並未現身，悄悄找了父親生前的親信，想藉此打探營中的情況。

誰知消息走漏，處處是敵人的眼線，他和那名親信遭到圍殺，親信拚命殺出一條血路，讓他有機會逃生。

情急之下，他搶了一匹馬，逃入深山之中，東躲西藏，想甩開敵人的追殺。

就這樣躲躲藏藏，他終於打聽出一些線索，得知一切陰謀似乎和兵權有關，他們父子忠於皇上，不受收買的氣節擋了某人的路，所以他們必須死，給那些人讓路。

「你這是在自我解嘲嗎？還是怪我多管閒事，如果知曉你是個麻煩，我絕對不會救。」好人做不得，善有善報全是騙人的，她就是被自己坑死了。

「但妳救了。」他說不出滿腹的感激，冥冥之中他命不該絕，兜兜轉轉又繞回原點。

「你沒瞧見我臉上寫著四個大字——悔不當初。」

他露齒一笑，看得出眼中的光亮，「這代表咱們有緣分。」

「是『猿糞』吧，還是很臭的那一種。」現在她一腳踩上，臭氣薰天，用再好的香胰子也洗不去一身臭味。

「婉娘，妳太激動了。」她一副要咬死他的樣子，戾氣真重，他看了都有幾分心驚膽跳。

「不許叫我的名字，把孩子還我。」羅琉玉覺得頭頂快冒煙了，兩手一伸想抱過孩子。

「還是我抱著，妳情緒不穩……」他身子一閃，怕她傷到女兒，好言相勸她冷靜點。

他不勸則矣，一開口便讓羅琉玉感覺不是滋味，她是孩子的娘，他憑什麼來搶，還一臉理所當然，好像孩子也有他一份，他在保護孩子免受親娘的傷害。

「于謹之，你還想在莊子待下去嗎？」她不搶了，雙手抱胸，冷冷的看著他，面上寒霜陣陣。見她真發怒了，他知道自己行為過分了，訕訕地將孩子送到她面前。「婉……陳娘子，妳看蓮姐兒笑得多開心，妳放心，我不會在莊子停留太久，將危險帶到你們身邊。」

他寧願自己傷心，也不會傷著他們任何一人。

「娘，好玩。」對於剛剛被舉高高，蓮姐兒笑著拍手。

「等妳被賣了就不好玩了。」羅琉玉接過女兒，往她鼻頭一捏，全然不在意身側的男子。

「為什麼要賣蓮姐兒？」小女娃還一臉好奇的打破砂鍋問到底。

「因為娘沒銀子。」她裝窮。

「我有。」陸東承一說，養家活口本是男人的責任。

「你要給我？」她斜著眼一瞟。

「我給……」他驀地臉一紅，這才想起身上只剩幾兩碎銀，他的銀子存在錢莊，要用他的印章才能取款。

或許他娘在過世前便已看出二叔有不軌之心，將長房的私產悄悄轉移，過在他名下，只留下少數財物迷惑他人的眼。

可是如今他不方便去取出，印章還藏在長房的書房裡，除非他偷偷潛入拿回。

他想把那些私產交由妻子全權處理，畢竟二叔不仁，他又何必顧忌對方的感受，長房的一切是他爹和兄長用命換來的，只是這麼做難免會為妻子帶來禍事。

為了一點點家產，二叔都狠心地趕他們出府，先是大嫂和兩個侄女，而後是他的妻小，甚至還想潑髒水敗壞他妻子名節。

若是讓二叔曉得婉娘手中握有長房的財產，恐怕不擇手段也要得到它，心思不正的人永遠也不會走正路。

陸東承耳根子發紅，他想給妻子養家銀子，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他如今比她還窮。

「給什麼？口袋空空還敢漫天虛言。」男人的話信不得，十句有八句是信口開河，還有兩句

是水中月，看得到，摸不著。

「以後補給妳。」他逗著女兒，順手掏出之前給她編的草編蚱蜢，眼睛卻看著孩子的娘。

「不用，我們非親非故的，不好接受銀兩的饋贈，以免引來不必要的閒言閒語。不過你罩子放亮點，別把你仇人引到莊子上來，我們這兒不是女人便是小孩，沒法替你擋刀擋劍。」她醜話說在先，讓他好好斟酌。

「妳不要我的以身相許，那我就以銀子抵恩情吧，總要兩清。」

「好，我同意。」以銀子做交易最乾淨俐落，她也怕人家硬塞人情給她，搞得不清不楚，好似她硬討的。

「不過我的傷並未好得徹底，恐怕要再叨擾數日。」他看向她腰間的荷包，眼中透露著若有靈液妙藥，他會好得更快之意。

不過羅琉玉只是裝作聽不懂，壓根沒有要拿出靈液的意思。

Crescent Family